



【书里书外】

别人说别人

□钟倩

一个人写别人容易，写自己最难。我就遇到了这样的创作困境。

前段时间上文学课，我举手提问，“怎样才能写好自己？”老师回答道：“把自己当成别人。”又说，“莫言获诺奖后，一时众说纷纭，面对各界声音，莫言说，‘那是别人说别人’。”我恍若醍醐灌顶。近来读莫言新作《晚熟的人》，我又有了新的认识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中写道：“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。”所有的小说都是心灵的自传，莫言也不例外。只不过，《晚熟的人》这部小说集，莫言既是作者，也是小说里的人物，强烈的代入感和在场感，更能引起心理共鸣。当莫言从幕后走到台上，这故事就有意思多了。

所有的写作，都是童年的回返。书中莫言讲的这12个故事，都与家乡往事不无关联。《晚熟的人》中，他陪同日本作家鹤田泽庆回到家乡，参观自己的故居和青杀口战役纪念馆，品尝当地的美食，昔日的同学蒋二变身公司老板，特意安排了高密东北乡首届滚地龙拳擂台赛，最终变成了中日复仇生死大战，当年被蒋二爷爷蒋启善杀死的渡边陵的儿子渡边一郎输得体无完肤，打败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发小常林的儿子——外号“五毒”。原来，这是蒋二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。小说结尾极具讽刺意味，蒋二给莫言打来电话，说公司过去是滞洪区，为非法用地，面临拆迁。同样的，其他几个故事也运用讽刺手法。他写村里的“五保户”武功，年轻时干了很多突破底线的坏事，暗地里在猪圈投毒、玉米地里放火，甚至装神弄鬼吓人。他受尽了别人的欺侮，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，并没有找到平衡。“他的仇人们死的死，走的走，病的病，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，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。”一个凶残的弱者，映照出人性的微光。莫言回到家乡，追述过往，那支被岁月打磨的锋刃之笔，紧贴着“人性”二字自由飞翔，笔下缓缓流淌出的故事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他回忆柳卫东的异事，80年代东北乡的首富偶然失踪，妻子马秀美带着三个孩子四处张贴寻人启事，找寻十多年无果，有人猜他被人害死。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又急遽反转，35年后柳卫东奇迹般回来了，改回原名柳摩西，变得有些精神异常，这就是小说《等待摩西》。读后让人唏嘘不已，又发人深省。我不禁想到，“小说就是讽刺的艺术，它的‘真理’是隐藏起来，不说出来的，而且不可以说出来。”

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《贼指花》和《火把和口哨》。前者围绕自己首次坐轮船，与一帮文友去松花江参加笔会时发生的曲折故事，映射出文坛的乱象和浮躁，同时也凸显人心的诡异。文友胡东年钱包丢失，多年后莫言第二次乘船游长江，在豪华游轮上邂逅尤金，叙旧中得知当年大家怀疑偷钱包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莫言本人。到了1989年冬，莫言在文学培训班上邂逅武英杰，用百度搜出他的诗作和视频，看他高大的外表怎么也不像小偷的模样，何况他上演过徒手捉苍蝇，还是公安局反扒能手，曾有小偷见到他直接用西瓜刀把食指剁了下来，莫言反而觉得那个贼就是自己。到底谁是小偷呢？余味悠长，似乎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响雷。而《火把和

口哨》，故事前半部分并不吸引人，讲述“我”陪着三叔去开蜡烛铺的三婶家送嫁妆，三叔是口哨王，能吹出四个八度，抬嫁妆时与几个爱吹口哨的小青年结成兄弟。后来，三叔在矿上死于瓦斯爆炸，腿有残疾的三婶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清灵和清泉。老天似乎要捉弄三婶，冬夜清泉被狼狗叼走失踪，接着清灵说不清缘由自尽，强忍悲痛的三婶打着自己制作的火把，去狼窝里找寻清泉的下落，最终只寻到孩子一只鞋。三婶的口哨吹得出神入化，又荡气回肠，她在三叔坟墓前吹出的哨音，“起初无节无奏，听来仿佛是北风吹进空瓶发出的呼啸，又如冷风掠过电线时的叫嚣，也似深秋的虫子悲凉地哀鸣，但接下来便无比婉转与抒情，让人产生花前月下之联想。然后又变调成急促的旋律，仿佛一只小鸟看到巢卵遇险时在低空盘旋嘶叫……”三婶杀狼复仇引人落泪，合上书页，三婶的口哨声又令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两个故事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深刻刻画。

莫言不再是以前的莫言，他头顶“诺奖”的光环，名人效应和身价倍增；莫言还是那个讲故事的莫言，他的生命根脉深扎高密东北乡，字里行间满溢着红高粱的粗粝甜味，所呈现的仍是家乡“邮票大小地方”的人间浮世绘——他歌颂和赞美的仍是大地上的普通劳动者，而他本身也是劳动者。这一点与路遥的切身感受高度契合，“我深切地感到，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，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，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；但是，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，而不在于那个结果。”

不得不说，莫言的手法和语言日臻成熟，就像茫茫田野间晚熟的谷穗一样，迎风挺立，饱满丰实，足够迷人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果实香味；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愈加富有弹性，轻盈，穿越，迷离，令人沉醉。比如，反映生态题材的《天下太平》我是第二次读，小说中有段话，“小奥发现那只麻雀大概是死了，因为它蹲在瓦楞上一动不动。它一定是气死的，小奥想，麻雀气性真大。”“麻雀气性真大”，氤氲双重隐喻。而他在小说中大胆的自嘲或丑化，在《诗人金希普》《表弟叶赛宁》《红唇绿嘴》中都有生动体现，“红唇”、“绿嘴”是两个微信公众号，作者是以卖谣言为生的大表姑“高参”，她添加莫言微信后，欲帮莫言出售两条谣言谋利，莫言也要卖给她两条谣言，一条是她当年在学大寨工作队时堕过胎，一条是她的丈夫曾写信揭发她打骂侮辱李圣洁老师，导致李老师跳井自杀，由此改变了她的命运。“谢谢，我不买”，大表姑的回复令人深思。

所谓“晚熟的人”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器晚成、厚积薄发，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，它蕴藉丰沛多样的精神内涵，对莫言来说，这既是对打破“诺奖”魔咒的回应，也是文学创作的生命态度——不是看当下，看眼前，而是把作品交给历史去评判；不是写他人，不是写别人，而是写自己。抑或说，所有的别人，都是自己；全部的自己，也是别人，这正是一种镜鉴关系。让别人说别人，做个晚熟的人，是莫言抵达的至高艺术境界，从忘我到无我，他没有离开高密东北乡，没有离开一株直立行走的红高粱，没有离开穷苦的童年和饥饿的记忆。他走得越远，背后那根看不见的绳索越是牵拉和扯动，对故乡的依赖和眷恋就会越是浓稠和不可救药。



【地道风物】

吃醋

□赵峰

雒、涿、洛，在济南可混着使，涿口常写成洛口。涿口，古涿水和济水交口，有航运码头。宋时，济水一不留神被大清河侵了，清咸丰，黄河又霸凌了大清河。河道不讲理，谁占了就谁的。济水没了，大清河也没了，涿口却留下来。现在市区还有一条东西繁华干道叫涿源大街，纵横南北老官道，原义威路现叫济涿路。济南人喜新不厌旧，不喜欢这边抛洒。

不败家的济南人，实诚，却也从不亏待肚腹和嘴。藉水，也鼓弄出一干好吃的东西来，容我唠叨唠叨：扒肘子、红烧大肠、八宝布袋鸡、糖醋鲤鱼叫得最响。黄河鲤，红尾金鳞，浇汁用的醋必须是洛口醋。本地菜多荤腥，少清淡，看出一地口味，重。济南依黄河，抱小清河，阴阳皆具，酱油和醋都成色上乘。酒却没有爆响过，枉了济南泉水，是个不小遗憾。生洛口醋那年，正逢黄河横冲直撞，冒失地不请自到。洛口醋像条破门而入的汉子，脾气火爆，几分霸蛮，也自在情理中。

这般吃醋，自然豪气，遇上事能动手就不动嘴。

济南若旧梦重温，一定要说涿口。汉代济水上就有码头，至明大清河，盘踞数年，已在城外热闹成了气候。到了清，黄河贸然闯进来，一路直奔到海，成就了涿口繁华。去泰安、兖州、曹州、河南的食盐、鱼虾都要从此转运。一时商贾云集，舟楫穿梭，帆影点点。开埠后小清河黄台码头和涿口码头由轻轨贯穿，与胶济铁路相连，水陆大格局形成了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、燃料、建材，涌进济南，济南的棉花面粉由此集散。涿口物流重镇店铺林立，酒楼喧闹非凡，万商云集。住下不能淡着嘴，捧红了糖醋黄河鲤鱼，糖醋里脊，还有洛口醋。

一地旺相起来，洛口醋名声大涨，穿梭在菜品中，酒楼上，口里。洛口醋力量，入口直顶脑门，像一壮汉见面能把人手攥得生疼。喝一口，就记住了，洛口醋有几分莽，掺不了大堆。酸近妒，码头文化离不开女性，细想该有番作为，不出《金瓶梅》，也该有《银瓶梅》，才对得住那段风华烟云。

洛口醋腿短，没走多远，就止步了，只能在区域里兜圈子，没能出大气象，甚为可惜。眼下市面上，琳琅满目的佐料橱窗里，洛口醋踪影难觅。说醋，四大名醋绕不开，山西陈醋，镇江香醋，福建永春醋，阆中保宁醋。国人推景推物喜欢双数，包装风景多是八景，有无根据不得而知。能把味道做到极致，也真是了不起。我最喜欢陈醋，镇江香醋在其次。镇江香醋，有些飘逸，跟江南山水一样，灵性十足，但缺深沉。

我老家有不少酱园，五香疙瘩和疙瘩皮咸菜做得好，醋和酱油平平。酸不几的人，常被比作醋，小时候能吃到最便宜的醋八分钱，顶级的二毛二和二毛四。村里有几个读过几天书，喜欢卖弄和挤鼻子露眼的小年轻，背后被叫着二毛四，稍逊者为二毛二。稍露点酸头的滋味人，就直接叫八分。从头酸到脚的人，被喊着洛口醋。早听说过洛口醋，第一次吃，吓了一跳，拉二毛四十里地。倒牙得酸，能把人顶个踉跄，比青杏厉害，要是再往人上靠的话，就到孔乙己那份上。大学讲文字的老师，慢条斯理，他说“酸不几”的醋也叫忌讳，他的课不大受欢迎，人也有些酸。吃醋最到家的是济南老乡房玄龄的老婆，甚至不惜一死。

洛口醋直性子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委婉不起来，有几分拙含在里面。洛口醋不兜圈子，也不抹弯子，直肠子。喝了，或者说不出来的好。

有手起刀落的快感。

吃山西陈醋，要意会，醋也是可以有境界的。读中学时，在一老师处吃到了山西陈醋，是清徐的紫林醋，浓浓的，像油。开瓶一股升华粮食芳香率先冒出来，肺腑都为之一震。蘸了入口，绵柔，裹在香中，偶感一丝酸意弥漫，无穷余味在腹腔里游荡。合上眼睛，慢慢体味醋香在灵魂中游走。这醋做到了家，到了意的层级。如此上品，前路已无物，望其项背都难。紫林醋，说出价钱来，也吓人，一瓶一块三毛六，比当时的油还贵。

山西多地产醋，榆次的四眼井也不错。爱醋的老西并不酸，代表人物是杨家将、寇准还有阎锡山。山西话拙，说起来费劲，像夸“吱声”和“答应”，他们说“吭气”，说话如用脚后跟走路，特闷。可山西人的精明，得慢慢琢磨，跟醋一样，一口吃不到酸。生醋也生大智慧，如晋商。武则天是山西并州人，据说侍寝前要饮一口醋的，房间里也要摆个醋坛。媚娘的醋吃到了化境，看乾陵，碑不着一字，却风流尽得，让那些死了还放不下的男人吃醋去吧！现在很多高端酒店还在沿袭，饭前一支醋，开胃，但多用镇江醋。

山东、山西，一太行之隔，生出醋来，却无一丝相近。

洛口醋冲，开门见山。外地人见生人搭话首句：您贵姓？济南人：你姓么？攀谈熟了，家里几口人？都干嘛？几门亲戚？都翻个底朝天。在济南托朋友帮忙，都拍着胸脯应承下来，很少有落空。求人最烦态度不明朗，半天没回应，一连串的“我琢磨琢磨”或是“再说”，让人悬在半空，很折磨人。济南人死胡同赶猪，既风格，又自我。

想想早年的涿口光景，两河相会，人市熙熙，车来船往。酒香裹着醋香，散在河风里，要多醉人有多醉人。济南除了老城和泉水，另一番风貌的画卷在涿口。那些年，洛口醋金贵，串门拎瓶子醋比带瓶酒要有面子。给出了远门的亲人捎东西，也放上瓶醋。要是淘换老醋，拿瓶好酒换，都觉得占了大便宜。过去济南有十九家作坊，生意红火。合营后也火了一阵子，拿过不少奖。老厂所在的魁胜街，也在黄河大坝的拓宽中，被深埋地下。

天桥一度落伍，跟码头航运式微相关。这片曾热火朝天的土地，这片曾诗意图趣盎然的土地，随着济南北跨，黄河入城，不需太多时日，一定会再放异彩。最值得欣慰的是，洛口醋还在，传人也在，老手艺都留着。

醋酸是捂出来，人酸是压迫挤对出来的。小文化人眼界格局所限，自命不凡，又难识实务，慢慢就找不着北了。孔乙己念了一辈子死书，就剩下茴香豆的“茴”有四种写法可卖弄。酸，酸楚的酸，没有一点香味儿。有种苹果，也酸，也甜。口味半酸不甜，这种苹果叫金帅，很好吃。作为口感，酸甜的度拿捏得很好，这句话说人，则是骂人，比单存说酸还恶毒。

麵是升华剂，搁那都发酵，把握不好，就容易坏。醋可能最娇气，能坏醋，酒泼辣，坏不了。醋和酒一样，讲究陈，标注保质期自己打自己嘴巴。再有，吃醋就一口味偏好，跟度量襟怀都没关系。

俗世的口味杂，需要酸甜苦辣咸调剂。白水里若能品出万千滋味，这嘴里功夫才是到了家。这样的功夫需要练，也不需要练，口感有天分的人生来就会。醋是不可缺的美味原料，入口，万千滋味，乃享受，人酸，则五味杂陈，若是酸楚，跟着来得可能就一把老泪，还有说不出的辛酸。